

敬懷 林宗毅先生

凡事都有定期，
天下萬物都有定時，
生有時，死有時，
栽種有時，
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。

——舊約全書·傳道書

對本院藏品大宗捐贈的林宗毅先生於四月三日病逝於東京。

故宮博物院之所以能「博」，先行的奠基是宋代以來歷代帝皇的收藏累積。張大千先生於〈故宮名畫讀後記〉贊譽故宮書畫收藏：「斯藏歷載八百；為卷逾千。卓然為華夏文物之宗。」然而，當乾隆盛世，除宮廷本身書畫，就難免有貴古賤今，所以故宮書畫，不難於宋元，而難於明清之際，況清室自咸豐以後，國勢既衰，已無遺力

踵事增華。做為一個博物館工作者，不能囿於前代的宮廷收藏，也常懷尺有所短、寸有所長的戒律。故宮遷臺，外雙溪建院以來，雖然備有收購文物的經費，

然而，典藏文物的增加，依靠年度預算經費，並無法滿足於典藏收購，最重要的是仰賴各方的捐贈。目前之所以能突破當年宮禁的典藏範圍，林宗毅先生對故宮



林宗毅先生，1923～2006

王耀庭



明 張克信 牡丹孔雀梅錦雞對幅 林宗毅先生捐贈
這種對幅的形式是故宮典藏少有的。

的捐贈，正是捐贈助力的一位重要人物。

宗毅先生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，出生於「板橋林本源家」，早歲畢業於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，其後又畢業於東京大學大學院文學院英文學科。「板橋林本源」是無人不曉的台灣歷史第一家族，十九世紀以來，對台灣的藝文推動，用今天的話來說，就是最大的「贊助者」。先生回憶，孩童之時，家中就布置著應聘到他家的呂世宜等人的書畫。童年的耳濡目染，開啓了他用祖居「定靜堂」為名的終生書畫愛好與收藏。

一九五〇年代後，先生經營的事業擴及日本、美國，遂往來於台灣、日本、美國之間，而以東京居停最多。東京居停時期，常在古物的拍賣會上，收購喜愛的書畫，也常往香港因地宜而頗有所得。就時間之機緣，一九六〇年代，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，流出不少文物，也是收藏的好機會。宗毅先生於民國七十



清 周凱 清鑑課讀圖 林宗毅先生捐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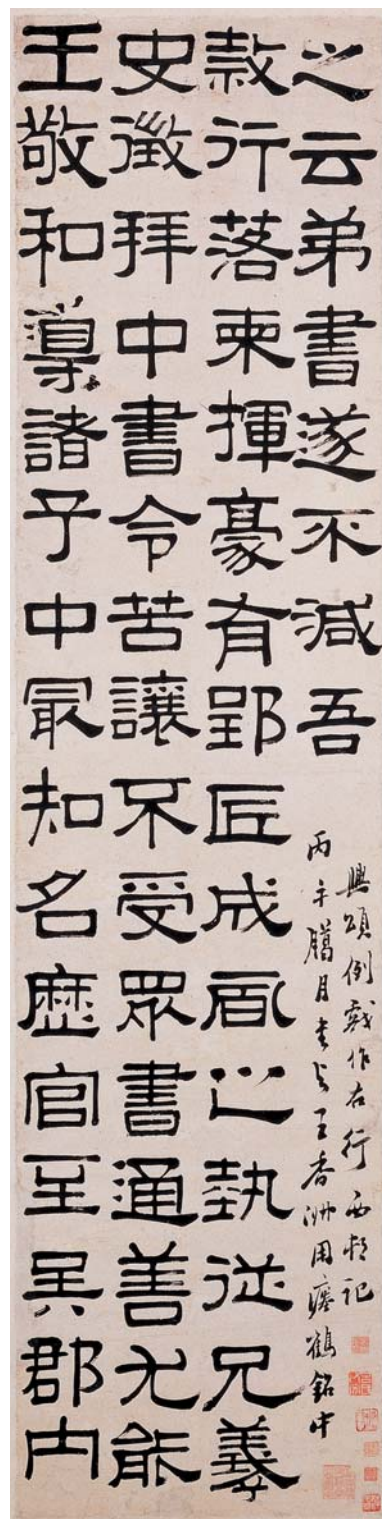
宋 朱熹書 易繫辭（局部） 林宗毅先生捐贈

二、七十三、七十五年先後三次捐贈本院書畫七十件。九十三年，先生再珍選書畫七十件及參考研究用十二件，先生的哲嗣誠道先生，襄贊父親德業，增添成扇、冊頁六十件，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。其後也捐贈了善本書籍及林家文獻拓本。今年先生又以父子的名義捐贈書法兩件，誠道先生又續捐書畫六件。

「定靜堂」的捐贈，年代久遠，朱熹書寫的〈易繫辭〉，已是公認存世朱熹墨蹟的鉅作。〈朱熹書易繫辭〉，得之於東京的拍賣會上，這件由羅振玉攜往日本並有羅氏於桐木盒上署名的名蹟，當年拍賣會上，總以為如此大名師，豈可能有此大字傳世，惟先生獨具慧眼購得。捐贈入藏故宮後，張光賓與江兆申兩先生詳加考證，確定是大儒手蹟，世亦無異論。在故宮赴德的大展，被選上。因為存世尚可見其小字，如此大字，真是絕無僅有了。此件和清董邦達〈山水冊〉，原都是清宮舊藏，重歸繼



清 諸升 竹 林宗毅先生捐贈



清 呂世宜 隸書 林宗毅先生捐贈



研谿居士 畫牛驢雙幅 林宗毅先生父子捐贈

承歷代宮廷收藏的本院，被認為是國家典藏的美事。如果再以今天書畫收藏界對清宮石渠舊藏的追逐，這兩件，用世俗的話：「天價」。明清及十九世紀末期的書畫，一向是故宮所要擴充典藏的方向，先生父子的捐贈，明代及清末民初的名家書畫琳瑯滿目，彌補了本院這段時間典藏的缺憾。

當先生父子九十一年四月捐贈特展在本院揭幕時，林宗毅先生以健康因素，不能親自出席，不過他仍寫了致詞稿，請賢媳婦林愛玲女士宣讀。致詞稿引用《舊約全書》〈傳道書〉第三章云：

凡事都有定期，
天下萬物都有定時，
生有時，死有時，
栽種有時，
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。

收藏家之所以收藏，愛之深，往往不忍割捨，先生收藏，「欣於所遇，快然自足」，愛而能



清 呂學 東方朔負桃 林宗毅先生父子捐贈

捨，破私爲公，這一番心境高雅，是不用言喻。

民國九十三年，先生捐資，出版《定靜堂中國書畫名品選》，選件二百五十，書中搜羅的是先生捐贈故宮、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、大阪和泉市久保惣美術館三處的名品，書中有先生六篇文章，說明了先生一生的收藏心願。又有日本博物館及故宮同仁，對先生收藏書畫的評介。了解先生的生平志業，可畫以一讀。先生對於家族藝文事業，出

版有《定靜堂叢書》五輯，而以此書爲第六。此外，先生有日文和歌集三種，《美麗島》（一九九五）、《スワン・ソング》（SWAN SONG）（一九九八）和《青梅雨》（一九九八）。以詩人之心關懷家鄉。

由於承辦捐贈業務，有機會晉謁先生，先生待晚輩，煦和如春；有事書信請益，如編寫入藏書畫，相關選件、體例，總能即時得到指示，也讓我這個後生晚輩，領略先生世家大族人物的雍

容溫雅風範。

四月二十二日既爲先生的華誕，林副院長柏亭與筆者，四月初適有公役於東京，遂計畫先向先生致意。三日下午三時，與誠道賢伉儷電話約會見，得知的是先生已於中午往生。本是載欣載奔爲先生頌壽，無奈是含悲含泣參加告別式。先生曠達，正如前引的萬事萬物都有定時，生前已營生曠於日本的風景美地鎌倉建長寺，並將分靈台灣、夏威夷。先生在和歌集裡贊譽「台北の唐寺の薨原色の濃キ黄と赤に春雨の降る（台北的寺廟，春雨降臨，濃濃黃紅原色的屋瓦。」）這意象和先生在東京的寓所，牆上懸掛著日本友人畫祖居林本源家的一景，有同一意境，說明先生是經常懷念台灣。台灣的「故宮博物院の黄の釉瓦の屋根の下、天子の玩具も飾られてあり（故宮黃釉的屋裡收藏著天子的珍寶。」），先生的捐贈，固然有皇帝的原藏品，卻又使擴張了未曾有的範圍。